



一木秋《茉莉的耳朵》：

用文学的方式寻找丢掉的那只耳朵

□何向阳

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刚开始并不了解一位作者，而读过他/她的作品之后，特别想与之结识。因为读到特别美好的、具有想象力的、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的文学作品之后，会特别想认识创造这部书的人。当我见到一木秋的时候，感受到她和她书的气质是相得益彰，也是相互印证的。她是一位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把童话、科幻种种元素都运用在儿童文学的写作当中。

读小说集《茉莉的耳朵》，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两个女孩子：茉莉和小雨。第一个女孩子茉莉天生缺少一只耳朵，听力微弱，需要依靠唇语和手语交流，是身体有残障的女孩子。她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点点自卑，但是又特别想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作者非常灵秀、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种写信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孩子和她失去的东西之间的隐秘联系。在不断地写信和回信的往返过程中，揭示出生活日常中种种情感的互通的美好。第二个女孩子小雨有着厚厚的“壳”，就像是戴着面具的生活，她羞怯于表达自己、述说自己。她不是哑巴，只是有点自闭和自卑的女孩子，小女孩子的身体被“壳”包裹，自由伸展受到了压抑。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有谁能去帮她呢？罗老师通过引导她画画的方式，一直想教会她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对美的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如果故事停留在这里结束，也是非常美好的、比较完整的、字正腔圆的作品。但小说并未止步于此，还是有一些突破。作品中，小雨基本上学会了自我表达后，又有一个“黑麻麻的东西”加入进来，小雨的自我胆怯地缩回去了。她把情感释放在绘画中，画了天空和绿树，最后画出了穿白衣的罗老师。罗老师看到了她的

画，就知道了她想表达什么。这个时候，罗老师在她的身上也得到了某种治愈。这种治愈是双向的，小雨脱掉了自闭的壳，实现了精神的成长和自我的释放。这两位女孩子的经历可以当作成人童话来看，具有深刻的隐喻意味。在《茉莉的耳朵》这一篇中，失去的耳朵可以视为是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和那个“东西”的联系、寻找、探索过程当中，通过写作和文学的方式去找回，通过与世界建立对话的关系去找回。《小雨的“壳”》虽然写的是孩子，也隐喻成人的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每个人在工作、学习、家庭等日常生活中，在和别人的相处过程中，可能会有羞怯情绪和表达障碍，或者存在沟通不善的时候。但如果有一个契机，有一个人能够点燃他、温暖他，使他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和别人接近沟通，他就有可能和他人建立起来一种良性的交流关系，而让自己的精神茁壮地成长，在身体包裹下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所以，小说集《茉莉的耳朵》不仅是写给孩子的，也写给家长的，是写给每个人的。文学的传递也是如此，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点燃别人，发现别人的才华。这是儿童文学的意义，也是文学的薪火相传。（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创作谈

短篇小说集《茉莉的耳朵》中的六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特殊儿童，他们只是普通的孩子，而不是身残志坚，最终获得远大前程的典型，他们只是想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生活。但这样简单的愿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容易实现的。

起初，要写这样一个群体我是有顾虑的，虽然社会逐渐提高了对特殊群体的理解和包容，政府也不断出台措施对他们进行帮助，但是一些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潜意识，还在不经意地产生影响。即使我在作品里努力地用善意、爱和理解冲破集体无意识的桎梏，但我还是担心作品不被认同，不被接受。

幸运的是，这些作品在《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少男少女》等期刊发表，有的还被收录在中国作协的年选集，被选为北京海淀区初中生的期末试题。当我听到有人对作品予以肯定时，心中很是感动，那块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我的初衷、我的作品能被理解、被接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这也让我意识到，我给予特殊儿童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茉莉的耳朵》学会理解和包容，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和事物。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也是我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我与主人公一起，也在黑暗中寻找光亮，在美丑善恶中探寻生命的本真。以前，我在残联工作，长时间与特殊群体交往，我以为我理解他们，直到我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他们的内心，一起走过他们的路，我才真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不完美。

写《小雨的“壳”》的时候，那让小雨喘不过气来的“壳”，也压得我身心疲惫，彻夜失眠；当她终于摘下了“对不起”的果子，跟

不完美的生活 完美的诗意



一木秋

奶奶说出“对不起”的时候，我的眼眶也湿润了。这是灵魂的自愈，也是文学的探索，我想以文学的方式，跟孩子们分享这段人生的心得，希望当孩子们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或是不被认同、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些文字能够成为他们心中的光，给予他们支持和力量。在特殊孩子群体身上，有一种本真的东西，那就是爱和善意，它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是黑暗中的人看到的光，更是世界的诗意。

除了创作意义的追求，我也试图突破自己，不断探索更好的方法，让作品的儿童性、文学性和思想性有更好的呈现。《“昨天”不见了》是创作难度比较高的作品，难就难在真与假、虚与实在文章中不停变幻，而“真”不是指现实层面的真实，而是主人公眼中的“真”，但在作品中，这恰恰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假，这种假却更贴近文学的真实。所以，为了使得真假虚实符合逻辑，我尝试让想象与现实共同生长，不断拓宽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实现现实生活的厚重与儿童文学的轻盈之间的平衡。在《茉莉的耳朵》里，我努力把世界的诗意收集起来，让翻开它的每一位孩子都看到爱和善意，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



《茉莉的耳朵》，一木秋著，科学普及出版社，2023年12月



《茉莉的耳朵》插图

短评

拨开乌云见晴日

——评王小忠儿童小说《重归多瓦村》

□王 玥

打开《重归多瓦村》之前，我预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能否体现出与之前儿童文学创作不同的质地？读完后，我得到了答案——这部小说更理性、深沉，也更具力量感。《重归多瓦村》不仅着力呈现藏汉家庭中新时代少年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更是一部关切儿童生活境遇、聚焦儿童心灵变动的小说，充满了人文关怀。

小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流动所带来的躁动之中。散丹拉毛的父亲龙布扎什和唐家奶奶的儿子唐大晚去城里打拼，散丹拉毛又回到城里，完代克的阿爸杨天顺也要进城做生意。这种躁动像是背景音，远远传来，环绕着完代克，撩动着他的心。小说描述了牧区乡村中的现实困境，例如物质条件仍有待改善，不一味地表现爱与美，在对日常生活的写实中回归儿童本位，对问题与困难的关注使之更具叙事厚度、审美力度和精神力量。在《重归多瓦村》的叙述时间中，完代克的关键词是“承受”。小主人公没有想象中自由、快乐，有许多心事，散丹拉毛的到来让他向往去城里读书，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很大。完代克的童年生活有许多不如意，比如运动会上因为勺子颠鸡蛋临时变成颠乒乓球而失利等。作者在叙写完代克的敏感反应时多以景抒情，将小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与景色的描绘相融，具有诗意，传递出淡淡的忧伤。

散丹拉毛是小说设置的一个参照式的人物，她是山那边牧场的，转学过来寄宿到唐家奶奶这里。她的到来给了完代克极大的激励，一如完代克的阿妈周毛草以包容与坚韧来弥合家庭里出现的细小裂隙，将亲人们凝聚在一起。散丹拉毛的离开是叙事的分水岭，后半部分故事更集中于叙写完代克的家庭关系，通过观察和审视当代乡村家庭关系来思考农牧地区交叉地带乡村的发展，矛盾更加集中，关键词变为“冲突”。阿爸买了小货车在城里收货，却因酒驾撞了别人家的牛而拘留，需要赔偿，爷爷杨毅德为了赚钱替全村人放羊，住在旧庄寨，表达了对阿妈是“山那边牧场”的媳妇身份的不满，心存芥蒂。爷爷的执拗让父子关系变得紧张，阿爸因爷爷不住在家里而饱受村里人非议，误以为爷爷住在山里是阿妈导致的，因此心生不满，酒后摔了阿妈的佛像，镜框玻璃碎片导致了误伤。两辈人的矛盾不断累积，乃至爆发，生活中充满误解。小说写出了少年所面对的感情

的纠缠。完代克时常觉得阿妈更宠爱弟弟杨洋，“不靠谱”的阿爸在运动会开幕之前给他买了心心念念的运动鞋，发生事故从城里回来后经常喝酒，不务正业，令完代克感到伤心。但他在大年三十、在牧场时对于阿爸的想念也十分真切动人。作者选取了完代克生活的这一阶段，写他酸甜苦辣皆尝、五味俱全的童年时光。他内心的愿望、渴求和现实生活的走向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迷茫与慌张，乌云萦绕在他的头顶，一地鸡毛的琐碎和烦躁氤氲于小说中，激起读者的怜悯之心。这是很多孩子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小就要品尝一些苦楚。这些插曲像是平淡日子中的刺，让孩子成长。作者写令人心酸的现实、接二连三的挫折，将芜杂的生活铺开，将完代克的心理活动细腻呈现，令人产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空间设置。小说中出现了城里、多瓦村和山那边的牧场等空间，不同的空间带来了身份差异与阻隔，也意味着文化的交错与碰撞。几次空间转换是以空间推进情节发展，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尴尬、无奈与隔阂。空间的转换产生了距离，也带来了可以冷静与疗愈的时间，牧场的生活让完代克格外想念自己的“家”，进而将空间赋予了心理意义，一如红土山，是完代克伤心迷茫时的栖息地。在牧区的短暂生活，让他意识到多瓦村才是他的家，对家乡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经历了坎坷后的三代人都获得了成长。完代克以背牛粪、采藏麻来为家里分担，阿爸感到愧疚，决定改过自新。他们之间在双向治愈，完代克实现了心灵的蜕变，大人们也实现了二次成长。亲人之间虽有磕磕绊绊，但心在一起。爱与梦想依然存在，只是有些崎岖。寒风是暂时的，暖意终将到来。整个故事的基调哀而不伤，令读者感受到小主人公的情感起伏。

小说最后以家人之间互相理解、重归于好为结尾，“重归”在此既意味着空间上的回归，更是内心世界的运动走向，完代克迎来了“风平浪静”，获得了亲情的复原与到城里读书的允诺。整部小说以“童心”为线索，在描摹生活起伏中的波澜后传递给人以温暖和希望，正如书中写到的那样：“还好，所有的伤心与难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长久郁结在内心的死结，倒是天边的乌云，一阵风后，又会是晴空万里。”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动态

专家研讨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法

本报讯 6月1日，文学史学研究论坛在太原师范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深入探讨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蓬勃发展。

专家学者围绕“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新文科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及创意空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料整理的关键理论问题”“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研究路径，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作出拓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继凯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儿童文学学科建设阶段性的总结，他提出当代文学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难题，强调“儿童万岁，文学神圣，史料珍贵”的观点。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从文学、史学等角度出发对儿童文学发轫期的郑振铎与《儿童世界》进行全方位研究，提出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在于儿童本位与艺术自觉独到的观点。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结合丰富的图片资料，重点阐释了四重证据法的内涵，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拓宽了学术研究的思路，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新。天津理工大学舒伟教授从工业革命的时代语境审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论战，考察这一时期出现的童年叙事现象，为新时代儿童文学批评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同期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中期检查会，王泉根教授介绍了项目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并重点展示了部分阶段性成果。随后各子课题负责人先后交流汇报了研究进展与研究的成果，并就儿童文学的关键理论问题、学术史意义以及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史料整理等进行探讨，评审专家对该项目的下一阶段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议。论坛的召开有利于深入发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资源，探索史料学路径、方法与价值，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将对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教育启蒙等诸多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教鹤然）

吴洲星长篇小说《幸福里》在京研讨

本报讯 6月2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儿童文学时代论坛暨吴洲星长篇小说《幸福里》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24年1月正式成立儿童文学分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全面整合并推进儿童文学重点项目的实施，以每年择期举行“儿童文学时代论坛”为重要举措。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吴洲星聚焦新时代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成果主题，在202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幸福里》，是该论坛重点研讨的首部作品。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高洪波，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出版人海飞、文学评论家马光复、徐德霞、陈晖、刘琼、刘颖、纳纳、周长超、陈香、冯霖、杨雅莲等十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该书作者吴洲星出席研讨会，深入探讨《幸福里》的创作与出版价值。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纳纳主持。

“黑土地·生命与记忆”九儿视觉讲述亮相首都图书馆



九儿与“黑土地·生命与记忆”展览现场陈设合影

本报讯 5月28日，由首都图书馆、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北京雍融文化有限公司承办，贵州出版集团北京蒲公英童书馆、九儿过家家工作室策展的“黑土地·生命与记忆”图画书作家九儿的视觉讲述在首都图书馆开幕。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刘思琪，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前任主席张明舟，接力出版社总编辑、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中国国家版本图书馆副馆长王志庚，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唐玲等嘉宾受邀出席活动，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鹤担任主持。

九儿的创作以黑土地为起点，聚焦自然和生命。自2012年起，她陆续出版了《妹妹的大南瓜》《十二只小狗》《鄂温克的驼鹿》《扭扣士兵》《故乡·遇见》《大象的旅程》《鄂伦春的熊》等图画书作品，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九儿是一位不断挑战自己的艺术家，十年间，她的创作从童话风走向现实主义。她说艺术必须源于生活，而她的生活，深深扎根在黑土地上。展厅里循环播放着一段九儿拍摄于东北的影片记录她的创作日常，在影片的最后，九儿说道：“我出生在黑土地上，和庄稼一起疯长。黑土地奉献粮食，而我讲述黑土地的故事。”

本次展览汇聚了她的绘画、雕塑、陶瓷及出版物、手稿、衍生品等223件作品，共同勾勒出了与黑土地相关的多彩画卷，聚焦“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的文化与艺术，讲述富有民族色彩的中国故事，描绘华夏大地上人与土地的共同共生关系。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0日。（何 晨）

童心世界



《没有书的图书馆》插图，瑞士·凯提·贝恩德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5月